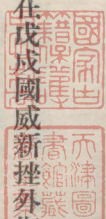


遺目錄

福林敬題



遣日錄序



王子爲遣日錄自光緒丁未始至今而未歇也初歲在戊戌國威新挫外侮日棘士方沈酣帖括中而莫之悟王子獨主張變法町衡而譚當世之務及變法不效乃廢然而返杜門而治國學仿顧亭林曾文正讀書法凡有撰述帆載之册逮宣統辛亥繫十餘册陶鑄今古貫穿中西舉世所號樸學文學哲學羣學而一治之不立主奴不畫異同取精棄滓祛偏擇中其言皆刻骨剝髓六通四辟可以養心可以涉世可以淪智可以醫愚可以釋縛可以解蔽而破惑余讀而好之以爲此不朽之業也爲類次其目曰問學曰經學曰史學曰諸子學曰藝文曰論世釐爲八卷其小學諸子學尤稱絕作洞達條貫奄出乾嘉漢學諸儒之上此可爲知者道耳闕藏廿餘載王子雅不自安

必欲覆加釐正謂昔人最重手訂之書蓋自己一番用意有非人所及知者已不自信豈有外可取信於人哉其爲學欲然不自足與曾文正同顧人自少至老思想遷易往往隨時爲出入始時所是卒而非之誠有如莊子所謂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者是則王子之慎也王子曠懷孤識遺棄世榮一意讀書庶爲是錄又積數十册高可隱身任舉一術均足以行遠遭世滅學由今視之直如芻狗比要之世變不可前知苟中國不亡百世之下必有篤嗜如余而集錄之者猶旦暮也其後喜訂正誤書依高郵王氏律令四部皆有平議精確成一家言壬申小暑前一日陳嘉桓

叙言

日記原於道學用以自省不使寒暑虛度鄙人則無可撰錄歲月蹉跎如夢
然匆匆已三十七年矣今日爲立春之日歲又更始人何以堪繼而思之吾
之於生直遣日而已非有可勉強使三萬六千日不虛也又念吾半生迂拙
凡所作爲徒自苦耳終日踟蹰如促轅駒以遣此三十七年此後則矢另製
一心境別變一面目勿爲此無補之楚也自邊沁暢苦樂善惡之說學者翕
從吾國嚴幼陵氏篤信其說聞其義旨矣廣矣吾則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以人之樂爲善而以己之樂爲不善則人不勸矣夫人生要道在勿苦人勿
苦人則我所有樂皆其所自爲也羣樂則大善己樂則小善我且爲其小者
而以大者俟諸當世君子此我自定後半生之宗旨也愚耶狂耶吾烏從而

辨之又烏從而辭之揭遣日大凡以自廣時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角山居士識

遣日錄初編目錄

卷一

問學

卷二

問學

卷三

經學

卷四

小學

卷五

史學

卷六

諸子學

卷七

論文論詩

卷八

論世

遣日錄目錄

河南商務印刷所承印

遣日錄初編目錄

遣日錄初編第一卷

禹縣王琴林槐三著

同邑陳嘉桓肇卿編

問學

近閱人心之壞不免杞人之憂既又思之以孔子之聖而處春秋當時生民凋敝悉索敝賦其奈之何以孟子之賢而處戰國蘇秦張儀之流動言黃金白璧仁義之說如撞木鐘其奈之何以孔明之賢而處漢末戎馬擾擾迄無成功其奈之何以五代之亂當時寔無賢者亦只有隱而已故希夷先生高臥華山其奈之何思來思去還怨自己命薄不合生在斯世怨不着人莊子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念至此又復洒然

今世仍堯天舜日也彼窮人自覺壁耳讀馬氏心書有曰董蘿石滿街聖人

遣日錄 卷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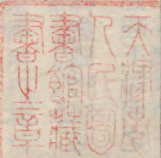
一

河南商務印刷所承印

韓昌黎並未用足隨時光景可愛猶多又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有以退凶者心佩之以為導師

余日前作自約詞曰思想學問意識世界約情束懷魂安魄泰 大宙紛紜曷非幻象一點靈犀埽魔倒障時勢逼人英雄以起人心溷人英雄以死量力度德不如其已郭泰李膺相去萬里 去年曾有詞曰治絲而紛亂麻則斬破甑不顧自崖而返 一木難支大厦將傾瓦釜雷鳴黃鐘收聲 人心滔滔日下江河雖有善者其奈之何 趙孟所貴趙孟能賤尊我天爵塵俗早倦

打點銷日之具無過故書數本而已少陵杜甫香山白居易放翁陸游之詩韓愈歐陽修王安石曾國藩之文高郵王氏之訓詁孟德斯鳩斯賓塞爾之思理王陽明之



道學只此數事矢以自娛其有所益與則將終吾身焉其無所益與則將終吾身焉如寒斯盟明神疾之時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五日訂

夫子曰溫故而知新非故爲一事新又爲一事也故中得新新復成故循環無端味美於回淺學者之於書皆浮焉而已何新故說之紛紜特用以相炫而自擾耳

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無用之用貴於有用布帛菽粟有用也珠玉花草無用也而人賤布帛菽粟貴珠玉花草者蓋人之爲人者一有形之軀殼一無形之靈魂靈魂之養不後於軀殼也今之可以娛心意悅耳目者皆所以養靈魂也講道德美吟詠君子尚之而南畝耕鑿乃以爲小人之事觀於此則人之處世者可以自擇矣

天下學說無論何等必及之而後知否則百說而不解否則強以爲解皆無當也

良知者無間賢愚人人可以自保者也凡事理問之本心而安即爲良知之所在當信之今震於世人之耳目而不敢信吾所信又嚶嚶然曰自由直奴而已尙足諱乎吾不言自由亦不薄奴但遂吾心之所安不謬於良知者擴而充之足矣讀書論世一以貫之吾有所好良知也格於人言而不敢好吾有所惡良知也重違人言而不敢惡非夫也自今以往吾其無狃於人矣性之所無者雖經籍不能啟牖師友不能規勸故學者無他只自完其性而已就性之所近而成可也必曰學某學某徒夸辭耳古之學者爲己良不誣也學不爲己何貴有學學非爲己亦必不能成學

有必讀之書有必看之書詞章之類宜讀攷証義理宜看近日新學之書率皆無從上口何由領取神味出

君子不欲多上人特就勢分言之至於性天之地必有以自行其安而是非榮辱毀譽世人所日夜憧憧者君子曾不以須臾自擾此所謂養心立命之學吾拘苦久矣然大率亦不外世俗之見自今勉之信心安命無事作無謂之思累也

凡吾心所以不脫拘苦無非以人之是非爲是非而不克以吾心之是非爲是非也苟遂吾良知而安之則天荆地棘何非坦途

居常以爲名士美人瑤花琪草皆秉天地清靈之氣而誕雖無大用其於難能可貴則均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又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宥意義與養字正合即尋常人一身一心之間亦全在有以養之但曰治之僞則無取真則自擾效未覩而害隨之矣

誠中形外確不可易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生於色粹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大學亦言德潤身今世俗動云某某有書氣此亦精確之語自非讀書多未有不俗者雖好醜不一而學問一事亦可以望氣而得之

學問作事行文皆不可無所宗仰故意中須有三數古人以爲之鵠或學行或文章無論似與不似有其宗仰必有範圍不至汗漫無紀也夫人各有其

性之所近才之所宜不可以強教而心有專主乃可以語於變化不然胸無
柁主漫云神而明之鮮不誤事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學記曰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藝之在今
日可以格致算術當之而以中學爲主復以此等輔之始能活潑人心今乃
盡以此等作正課而置吾先聖賢道德仁義於腦後微論不能範圍身心也
即此格致算術等實質之理偶爲之則樂純爲之則苦又專以教習講論聒
之學者盡日伏案聽之未有不久而生厭者至於厭則雖教者萬言學者不
能得其隻字每到考期竭蹶圖之以冀一時之強記過此益少味矣吾聞古
之學者爲己君子深造之一道欲其自得之也又曰熟讀深思妙自來如今
教法則是令教者代學者用功也並無造何云深更何云自得並無讀思之

時何云熟何云深又何云妙變法者懲於舊日空學之無用而以餘課作正
課懲於舊日教者之不講而今則一於教者之講而不令學者之讀長此爲
之不至微言絕大義乖者幾希

爲學之道只兩語可盡曰鼓之舞之盡其神優而柔之俟其至

昔年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二語爲養心之道今又取玩世不恭爲和
衆之方思之可哂然不如此則他無能用也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何等充滿氣象後世惟陽明先生識
得此意故荆天棘地掉臂游行

鹿江村曰學以爲樂不樂何必學說得直截爽快

不必性理之說切理饜心也即文字攷證之學亦饒有勝趣漢學家所以終

身由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爲學之道不外此事理繁曠豈一書所能盡故讀書總以多爲貴然不可不有數種常讀之書以涵泳心魂今訂隨身常帶之書九種少說杜甫白居易詩各一古文辭類纂一孟德斯鳩法意一群學肄言一馬氏心書一東塾讀書記一經義述聞讀書雜誌一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雖不能至不敢不勉

杜甫詩含三百篇大意而兼有之與觀羣怨忠孝多識爲益良多不比琢花吟月也常讀杜詩使人厚

杜詩而外愛讀白詩讀此詩如與澹蕩人遇可以滌塵釋縛其樹義與杜詩原爲同風

古文辭類纂文選後一巨書也巨細兼收義法具備後來曾文正吳擘甫稍有出入而莫能逾其範圍故學文者以之

法意一書涵茹宏富蓋西文法字兼中國理禮法制四者而言非但如中國商君韓非諸子也其有合於吾國禮經者多矣孟氏之說以衡後儒有不必純精者矣而其見極之論則歷久常新也不如此不足以言著作之林

馬氏心書陽明嫡派也讀之使人活潑怡悅

經義述聞抉文字聲音之本原使人於古人言語如親譬欸未有親領古人之言語而尙昧其道理者也不如此則穿鑿附會雖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終扣柴捫燭之見而已矣

東塾讀書記批評諸子多所斥駁固是西學未輸時眼光然其探擷固精嚴

確正可見理果見極雖別派不能毀也

養心之法無過於詩書涵此心於詩書氣澤之中久之則悻悻芳菲如春日
和煦其樂洋洋者矣

世路嶮巇人情崎嶇君子處之惟有不逆不億而已

宋人多講主靜靜者所以靜此心也心不靜則搖搖懸旌遇事立致紛紜孔
明宵靜致遠良非虛談

處今之世固不必以儒自隘而於此道致力者久固未宜見異即遷也故自
訂宗仰文學王安石詩學杜白儒學陽明哲學孟德斯鳩斯賓塞爾字學六
朝

水無源則竭學問亦然今日動稱家學淵源師友淵源不如此不足當於深

造之目也至於源遠而末益分則前人不能爲後人受謗也

後世陸王程朱門爭戶辨齟齬不息實則兩家之學本可通也程朱言敬靜
亦澄心根本要義不如此則心蔽於物曷從得有良知用事乎

程子令學者靜坐余自問心無所寄終難杜其憧憧也故思以寫字代靜坐
工夫寫字亦無庸臨帖也莫如抄書抄書則心不着跡於字亦不着跡於書
而心有寄泊則俗慾閒愁可不掃而自靜矣

子曰知之者不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無論何種學問其不樂者必其
不好也其不好者必其不知也聖賢大義微言傳之千百年而不朽者其必
有所取之矣獨難爲閉目不觀者勸也如此者無以名之名之曰愚

焚香默坐消遣世慮八字甚妙

道以兩而得中偏於一端鮮不蔽者故君子尙權萬象皆變態也吾心亦變態也變必有以應之活乃可以不死拘者病矣

王陽明致良知之說非斬人讀書也讀書而準以良知則書乃爲我用而不拘於陳言之是非也後人不體此意謂王氏止致良知不重讀書是亦誣也良知之見端最先於好惡我本好而牽於人不敢好我本惡而重於人不敢惡是尙可謂爲己之學乎是則不講良知之過也

凡爲於舉世不爲之日皆傑人也開風氣者上應風氣者次爲風氣所習染乃下矣獨寐寤歌遁世無悶又另一種自貴之士比之力意開風氣者又上之上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仁人君子所以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愛人之心也然人

心已死雖聖人不能生之况下此者乎度德量力隱居求志雖有善者末如之何而割忍不斷是欲與時會爭權也智者必不然矣風雨將至有開必先先覺覺人有以見人所未見時亦罕有知其爲先覺者方相與排斥之而已馬平泉西江月詞有曰雖有氣不吹網雖有力不搏沙一手難擎兩鐘茶羹那閒雲脫洒捷慶忌不逐日猛鳥獲不捕風一步踏虛兩頭空空留些下話柄老黃石坐圯橋不隄防鞋脫了眼前沒箇子房到且把素書收好越勾踐數吳侯許我成忘爾仇殉人太過反招尤這等煎磨怎受汨羅江魂不反夕陽亭淚交流憂人太過反成仇不是經綸好手小尼姑醉似泥東西倒沿街市欲扶一扶惹不是不如歸去歸去平泉先生爲陽明嫡派讀此數首足以消胸中無數壘塊

左文襄兀傲自喜然其集聯有曰有忍其乃有濟不善未嘗不知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儻賤之夫得一順則喜形於髮遇一忤則惔然若死斷無有成矣。

雅里氏之在西如吾國之孔孟自奈端諸子出而雅里氏之學風以衰而真理歷劫不磨近日又見重焉此非國拘之病性也理果見極無中外無古今放之皆準也自三世之說出而禮運大同之道益推爲先覺若前儒則疵以爲非夫子言之也故學道貴博貴通舉一廢百弗尙也。

學記曰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亦養心之法非止於活肌體也。人皆八股我爲古文人皆策論我喜科學人皆驚新我講國粹我自違人抑復何尤興言及此亦自洒然聊以媚幽獨不堪持贈君。

思想變遷則是非易位入主出奴自貴相賤嗶嗶之口傾於一閨一息尙存乘我良知白雲倉狗何足分辨。

心境褊窄須有學以廣之讀君子素位而行章而心爲之一適。

邵子有句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想見氣象張子較峻而西銘一篇宏深肅括總只完一仁字即此一首足以開一大宗派儒墨耶佛亦復如是。

有一毫爲人之念則爲己之念即不能純返之良知有愀乎其不安者語曰作僞心勞日拙僞者非必欺誑也但出於人爲即戾於天然勞拙豈能免哉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反是則怨之府也詎有幸乎。

浩然之氣至剛至大是集義所生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但動於外之激感而

奮者轉息倦矣

心與事衡事輕心重故養心者不得不將事放下李延平隕然如田父野老似可仿效

明道之春風濂溪之霽月領畧得此種氣象則胸中塊壘自消須將是非榮辱喜惡諸念捐去乃可空諸所有

萬事須是自問若倚人爲是非則擾擾有何究極

不本良知則學仁而愚學義而酷良知不致則仁爲煦煦義爲子子陽明之所以成大功者蓋有本也

樸麗子有句曰輕躁多亂責望多叛逆之須臾業墮恩斷如古箴銘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

岳忠武不讀兵書曰運用之妙在於一心此亦良知之學非必絕去兵書而師心也

姚姬傳禮箋序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二語教人立身養心之道直捷簡當如此乃爲爲己之學

人莫病於強不知以爲知雖至小之事自非身處其中未有可憑耳食以得者況其大焉者乎是以君子慎之

袁子才曰凡才欲其大凡志欲其小夫志與才相需也以小才而志大終以自敝而已矣

心之賊曰意必固我克伐怨欲是以孔門戒之
讀書須領畧大意若字比句櫛徒自苦耳

讀書切不可做門面轉多違心之苦大抵古人之書之流傳者皆吾所終身莫臻其藩籬者也任舉一家皆可宗仰何必因人轉移哉

尤西堂制義有曰豪傑有不能就之功名聖賢有不敢爲之學問夫君子所以無入不自得者求己也求己則可得之一沾著人則成不可必之勢矣孟子最重求己之學其曰求則得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皆示人以爲學之妙用不然無論爲名爲利也即閉戶潛修仍是爲人作嫁無毫釐之享受也

古來憤激之士亦未嘗不知達觀一切如賈生鵬鳥賦禰衡鸚鵡賦其於世情何嘗不曉而往往能知不能行所以病也君子護之

讀書以爲己也徒徇世人之耳目而追步其後只自塵耳故君子病焉

鄉愿固不可爲而既與人爲羣則踽踽涼涼白眼看人亦傷道德看得開時草木魚鳥皆藹然可親而况人乎賢否智愚原不可無涇渭一說到同類分上何處容得冷面

墨佛何弗愛人但不分親疏總非人情以不合人情立教賢者賊己否者賊人未有可者聖人之道以孝悌爲仁之本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中庸之德民德也非止爲賢智勉也

學問之道非專不成雖有極美之材亦不能以一人而兼數人之長故今語學不如自認一術以力爲之或冀有得否則此心泛泛若不繫之舟究將何歸大抵今日讀書亦不能株守一門以自隘惟始則泛覽乎旁流而略涉其藩以廣見解而所恃以自成者則終必專一乃貴也

天下人莫不有自是之見自是則非人而膠葛多矣

諺曰好漢打破牙和血吞非但承事之道亦安心之法也不然舉足即逢崎嶇開口卽成齟齬何處得有賞心事

素位而行是安心要訣而復有謂心須超於境地之外乃能曠觀一切非身是在是而心卽必在是也大抵能忘境乃能處境不然者困矣

欲令心有所寄而不傷瘁莫妙於抄書一書抄未成則心寄於此書而不至於他肆夫後人之書皆抄胥所成也而飾之曰著耳抄書何病以顧亭林之學而猶曰當今道理皆前人所已發者著書不如抄書何況餘子要在抄書有體首尾完具則一書抄成亦心事所見端也否則東塗西抹徒供覆瓿耳憶壬寅歲曾志作困學日抄不數旬已成數冊嗣後拋棄不復收拾遂等無

用耳每思古來成名之人莫不有其手抄之書蓋人之嗜好不同雖前人極精選之本而經一人讀之必有一人之意見以爲增刪故不如自好之而自抄之庶所抄者無非愜心貴當之作而得力更多也

馬平泉先生好讀智囊補觀平泉所著書大抵皆隱揭養心待人處世之機括其與智囊相表裏特不善學之則用智而詐去道彌遠矣故讀平泉書者方悟智囊補之作用

平泉之書有儒有墨有申韓有老莊雜揉而互融之不可執着一塗徑也人但謂平泉道學實則與近世道學塗徑迥別

常謂以平泉之學若當時有高足弟子暢其流派平泉當爲一大學宗惜當世無人建此旗鼓而書又散佚殘缺轉不得與捫壁循牆之子同泳沫于傳

述之口也然一見其書莫不悅服則苟有大力者萃所著書彙刻而彰之其足以濟也審矣

儒者入世佛者出世五倫具在烏得自即於太虛百年幾何豈堪日累於塵俗心自出世不必和尚身自入世豈外名教

莊生大哲讀其書益人無限智術非教人成百廢無一能也讀書不通觸句皆能殺人

欲人諒我人亦未必諒我總覺皆無可奈何也前人有曰事到難圖念轉平無奈何不如其已即憂之怒之亦終無奈何何如聽其自然之爲省事省心乎

天下可任者惟我耳除我以外皆在無奈何之數皆不必苦意營營也

凡人不求有功先求無過不求有利先求無害要在慎之而已天下非治人之難而自治爲難非自治之難而能自知之難自知則不敢矜才使氣庶幾免於戾矣若一味圖功爭勝終將一蹶不振爲仇人所快識者所笑

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行此三句可以處過古人於處功之道講之熟矣而於處過之道鮮有及之者彼其補過之說皆以策未來而非以既往與現在也又但以處己而非以處人也得成事云云可以省心而寡慮矣

作人以心術爲第一要義若盜賊其心而規撫其貌識者賤之吾自本吾良心而行至於行跡之間亦不必故爲做作使活人絕無生氣也

吾國學治皆成于先秦以上而儒家爲尤要數千年之中國全藉之而莫有

辨其是非者蓋重其名遂不敢疑其實也自崔東壁先生出將帝王聖賢之言行一一糾其僞而存其粹其識膽信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然總不過致良知而已凡事質之吾心而安則安之其不安者雖傳之萬古不敢信也陽明先生曰縱是孔子之言亦須要討個真正是非出崔先生洵足當之乃經其世無多生徒沒後亦無大餘澤而行其教者乃出自日本河那通世先生亦足見精光所蘊終不能闕克自樹立者亦可稍自證慰而自奮矣客歲國粹學報載有崔述傳乃人所新撰觀此則崔先生之學亦必大興于吾國矣

門外義掩恩門內恩掩義不知此則大地荊棘一步不可行矣

學不博則陋不專則荒幸今日各學均有造極登峯之作能得其一則賅括

許多所貴擇要而取也然終不宜封于舊聞以自畫故擬分隨課常課二種以致力隨課以期其博常課以期其約兼營並造庶不蹈陋荒之大病

曾文正每稱張文端聰訓齋語以易子竊謂文正之家書家訓二種比於聰訓齋語更爲美備質而不俚博而有要能熟看此書則於爲人處家養身之術思過半矣文正家書乃千古絕調亦創調也與其他述作絕不相蒙

搜殘据碎徒耗心力無益人事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碣砮今之學者類識碣砮之類也學問原無盡量而一派之起却有造極之時待有人造極則難乎爲繼矣嗣後但當讀其書不當爭此勝也若止存一爭勝之心則至寶已爲人探盡所得者必破碎耳終亦不能勝前也知此則學已爲宜而不宜爲人爲己則取人之長以爲己益爲人則拾人之短以爲己累而

已

古人一生事業往往包括於寥寥數語之中以樹之鵠而竭其全力以赴之諸葛公之隆中對即其所撰之行狀矣而曾文公一生作用亦盡於原才一篇之中用知古人之文非妄作也後人爲文往往胸無一字見題枯搜是文與已絕不相干爲之何益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余熟復此言而有味也以爲此善觀人之法觀人者以觀其心術規規於行爲抑末也而觀於其功不如觀於其過功則造作過則本真觀過斯知仁矣知仁則知人矣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信然雖然人世昏昏耳又烏知是非之足辨哉

讀書如交人當取其常而畧其短知此則任讀書何書皆收其益但攻人之

短而不取人之常則獲戾於人毫無益於己何爲哉

人生才力有限精力有限而當此羣學空輿之時若不知體要亂營雜鶩徒自敝耳故精專爲尙

中人之才而欲自立門戶難矣須自審才之所堪性之所近擇取古人中而樹之的而循以赴焉雖不能至總有徑道勝於蹙蹙靡騁遠矣

蘇子曰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累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累雖尤物不足以爲樂余會得此理將一切讀書辦事都作寓意用終日營營仍是行所無事庶事理而心不病

子曰未可與權權字最難言昔儒病在守舊今士病在執新同歸於不通一

橫一豎古今之勢不同與東西之勢不同均也比而同之可乎拘儒動言井田學校封建新學動言平等均富皆是應聲蟲見識其故皆由於失却良知也如果依得良知作用必能有辨

讀曾文正公日記有云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肅然自得與之相需砭吾之短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正可助益於我此條正可醫余之病真先得我心也惟現今鶩新之士鮮有胸襟曠達及精通訓詁者無已則惟有尙友古人而已如杜子美白香山陸放翁之詩王懷祖伯申父子之五種朱豐芑之說文通訓定聲數事能不時與之相對則亦庶乎其可也見異思遷與變動不居煞是兩樣不可誤會

子曰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是天下事皆以中人爲準也故立法者爲中人立法也立論者爲中人立論也善惡之衡衡以中人嚴格限之則乾坤無立足之地寬格入之則同流合污乾坤無乾淨土矣

無惡人之心而有惡人之言徒惹人怨此大愚也當力刷此垢中國向好稱天實則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心即天心人道即天道福善禍淫天豈有如是之監臨無非自作自受報應之說不過報仇報恩之解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即福善之道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即禍淫之道也殃莫著於犯法法者人爲也而論者以爲是天理昭昭不容逃也

處境之樂無過素位而行行有橫逆之來苟能忍之不過暫時耳若有心報復則彼此計較歧中有歧不知伊於胡底此心竟是煩惱之府故能忍人之

所不能忍者即能樂人之所不能樂

古人制祿竟是以民爲本位其位增高則祿按次遞加祿足代耕一言不可滑口讀過窃謂人之作事亦當以農爲本位事小者取足代耕遞大則遞加方非素餐

既入人世則雖十分厭煩亦不得孤立看破時賢愚一致寒暑幾何苦苦分辨徒自苦耳不論何人且打平和我不嫌人自然人不嫌我此亦是討樂之方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雖然有益無益亦何據之有此亦在各人自擇耳如爲學然無問左道也即大道昭然但於己性不近者即無益也道有萬端但取我所安者而習之則得之矣

人才非可驟見也以歷練而見人動曰優游養望此理殊不足據優游養間可矣若以之養望則不足用之望也自古誤盡蒼生者率是此輩平日望重天下一旦有事則立敗東漢之末所號爲名滿宇宙者其後皆救死不暇而號爲英雄者轉在不知誰何之數雖然三國人才藪也其何修得此亦東漢敦崇名節有以培植之也有謂開國之主其精神直與國祚相終始諒不誣也

諸葛公寧靜致遠其自出茅廬後皇皇馳驅無一夕安枕所以能成三分之二業宋人只以習靜爲萬事之本乃類老僧枯坐一遇有故則手足張皇無措矣雖然塵世擾擾殊惡作人得閒一夕亦良緣也道固未可以拘論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河山大地一切作如是觀

茵溷上下花隨風落白雲在天舒卷何常曾文正公成撥反之功而每歸之
天命或確有成算而輒遭敗失或倉皇出師而飲至策勳此豈可必之數哉
然非真達人以萬不肯出此言窃謂一生境遇固難自主即人之相與亦莫
非適然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猶曰有緣無緣也至或我極力推戴彼彼乃百
方蹉跌我我未嘗懷念彼彼或一意保衛我此中機緘誰主張是苟達觀之
何不灑然尤西堂有曰豪傑有不能就之功名聖賢有不敢爲之學問自非
居易俟命更從何處託身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君子惟求其在我者而
已翻手爲雲覆手雨當面輸心背面笑正自擊破唾壺喚不盡奈何
老僧四壁畫西廂能於此處混得過則真能葆其不墮矣
讀書以爲己也不然雖役役經典亦只古人之奴耳何足貴乎

從來衣被天下利賴萬世之事不必自聖人作之字之變爲行草也書之變
爲印版也此豈聖人所意料哉或有抗顏著書一試立儻者天下事固未可
以一端論也

生斯世也爲斯世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原不得自異以鳴高然從衆違
衆其中應權衡由己

邵子曰眼前路須要寬大窄則己身且行不過更何以處人吾從前每從責
己宜嚴責人宜寬之說以爲作人準則今則見得責己亦有不必要從嚴者以
庸情論之人之責己皆不肯嚴其云嚴者僞也與其僞嚴何如真寬己與人
同遊於高天闊地之中不其快乎不然日日咿嚙內外交病眼前道路叢生
荊棘人生幾何而日持斧削尋疵也

家法向以嚴爲貴然亦顧其過爲何如耳不然徒傷天倫無益一事每見人家好侈家法其上者不過相爲掩著下者則交相爲瘡耳天下事固未有可以執一論也

不是情長那得煩惱所愛之人即造怨之人古人往往逃禪着一逃字已非得已今則禪又逃而他往茫茫大地竟無安身之所塵世果是可厭吾將爲歸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富哉言乎人生逐逐皆無爲也眉毛在眼前尋到天之涯到天涯你是你他還是他此理寒石漁鼓曲語亦包含許多悟得及到處皆是快境

一有所執則天德王道聖經賢傳皆足以病世誣民子曰執其兩端用其中

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又曰孔子聖之時者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以意逆之是爲得之盡信書不如無書中也權也時也地也此中不着一字見到時立地成佛然乎然不然乎不然那許笨伯裝模作樣讀書之法聖賢早金針度盡何人之死於句下者萬萬也可慨也夫

向與友人論君法道道法天天法自然信乎自然之妙之無窮宇宙無古今無邊際而萬類生生無爲而成此豈人力所能爲乎愚夫愚婦何知人道而生男生女品物流行雲行雨施此何一非自然乎此後雖格致學到極精處亦不過畧輔自然之偏耳欲罄空造物吾決其無能爲也即如雨運萬物今日晴明某日大雨誰爲爲之誰令作之使化學家鼓鞴運電以極効輕養二

氣之作用吾恐大地終旱死矣由是而觀凡所爲學者皆因其固有而擴之不能創其本無而成之也故學者亦宜審己之才性所近而爲之則力少成多否則素土爲飯終不可食其戒之哉

揚子雲之道至唐韓子猶重莽大夫三字陷於冤獄雖然其書尙在比之董子何如也即解嘲一篇足以見矣吾每誦炎滅隆絕一段輒覺胸腸洒然攷古書之真僞莫精於崔東壁先生然吾輩讀書只取義理苟有可訓皆宜謹守崔先生蓋辨僞之中仍以審義爲要故足尙也

古人之書率是自道其所得無受題爲之者後人每一小幅皆立題目亦沿而不察之過也古人篇名與篇中義不必相屬不過括篇首數字作標識耳詩之酌相實甫無正亦姑指以誌別未有與涉若不分篇則並此亦可無之曉此者絕少平泉先生作樸麗

子只有卷目絕無篇目題目可爲通識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不爲標題夫有所受之也蓋叢談之體固宜如是若編著則或全書爲一其間幹枝相系自必分題以醒閱者未可以概論也

篇者集章而成其不相蒙者多矣必欲聯之不其強乎吾觀莊子一篇之中各事各義者甚多惜無人以讀論孟之法讀之而皆以讀學庸之法讀之也同此一書前後異味當其喜之則見道當其淡之則不見道學所以養心也至於淡而仍守之無以成學轉以害心何爲此拘拘乎

此後讀書之法隨心所樂不拘門戶庶於養心有功
吾輩讀書須是執兩用中生古人後各學具備不得株守一途以自隘又不
得漫無宗仰窮大失居作破書籠也我自定以莊子爲宅心之道以儒術爲

涉世之方二者並進只完一我之受用義理攷據詞章三者當勉其二義理攷據是已是二者之進修存乎人事日積月累若詞章則存乎天分天分不足雖讀書萬卷只滋之累耳八家而後強益孫李爲十家終不能工力悉敵何況我輩尙奚足造乎惟讀文之樂久而不疲不過自適其適而已

以求學之心讀書則三代後之篇章與六經同益以干祿之心讀書則古聖賢之微言與文科同科語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固是不刊之論

莊子吾師也讀之便拉雜立掃此心廓然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

陶靖節吾師也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彼赫赫揚揚者皆心爲形役耳得不償

失好讀書不求甚解亦讀書妙訣

前引以心却病之義以自勵然心又不可無所附麗故又貴以學却病無學則無以破除俗累方寸之內有枯亡之者矣內之枯亡而欲外之豐豫也是將導流而塞其源也豈有當哉夫學所以養心也心養而身泰矣大學心廣體胖之說自有精理吾輩中材非學何以哉而爲學之道求新又不如溫故之有味也況不溫故亦必無以得新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余謂豈獨仁哉無論何學非熟罕得有用者此不易之理也

余近思爲學大要無過養心心養則身養心何以養即學以養之不敢曰博學詳說也使吾胸中有數卷書味盎然充塞將有受用不盡者矣故吾之所

遣日錄初編第二卷

禹縣王琴林槐三著

同邑陳嘉桓肇卿編

問學

天下之理或以相蒙而濟或以相反而成試任舉一道偏泥之皆不孤行亦任舉一道善推之無不四通

心自出世身自入世出世以釋道入世以經史曾文正家訓分看讀寫作寫作無論已看讀亦宜分別大約讀者宜經宜集看者宜子宜史又年過四十以後知新之功小而溫故之功大蓋溫故知新一神二化溫故不可爲知新亦有新出於故者包世臣教人治經宜就熟者以熟則不苦其味易深也余竊師此意就素所喜者溫而游之其有得也聽之其無得也亦聽之

學貴自得非以徇人今人鮮衣美食原爲夸示於人然其爲己者絕多衣之煖食之甘此不能喻之人也學道之甘苦原以得友同適爲樂然縱人盡不知而寸心自知之自樂之較之衣煖食甘之自覺者更爲雋永淵明所謂此中語不足爲外人道也

人生在世庸庸者無問矣其有負才無成者則半牽於俗半囿於古竊謂萬衆芸芸我蠡其間自有我在不惟俗不可縛即古亦何容拘也其故總坐好名耳好名則不敢不從人之所好而我之真性情才識遂汨矣我今正告之曰我輩勿妄想爲聖人但爲豪傑之士足矣學聖人不成仍以流俗終豪傑之士無所不學亦無所必學惟有我在學如衣食所以溫飽我也非以我爲衣食役也

爲學以我爲主學以助成我也以書從我非以我徇書每持論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不悟人之才情相萬即成就相萬我無古人之才情而強藉古人以自市究之不成古人亦不成我此兩失之道也以及我之才情量我之成就所讀之書如衣食食充我之飢禦我之寒非但夸說人之溫飽而置我之飢寒於不論也

諺曰多不如少少不如好信哉此言吾人著書傳後須知此義披沙揀金披藁采蘭不如但置金與蘭之爲得也不然誰與披之揀之采之乎

以書爲戲且以戲爲書以書爲戲則不苦以戲爲書則不鄙存乎我之心而活潑其神此即莊子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之意也知此則靜座一室之中而百戲競作何必遠涉風塵與衆人摩肩爭氣哉

人心喜邪惡正喜狎惡嚴喜僞惡真喜弄惡忌然邪與正也狎與嚴也僞與真也弄與忌也非判然兩事也只存人之心焉耳如畫之一事藝也昔者師長禁之而子弟竊爲之今則列爲功課師長督之而子弟反憚之是豈事之殊哉心以爲邪則喜之心以爲正則惡之推之狎即嚴僞即真弄即忌皆作如是觀莊子狙公之飼狙也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識得此意可以讀書不勞養心有道矣其術在以書爲戲而已如道釋之書作仙佛戲經史之書作文武戲當其得之自有道理當其爲之只同兒戲何必直言正色徒自苦哉

讀古人書以爲己用苟得其用足矣必欲推倒衆說以伸己見或篤信古訓莫贊一辭是皆與於不讀之甚者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知期於見不期於必仁必知不期於必仁必知乃無失於見仁見知矣
講周秦之學術攷近世之掌故

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吾輩爲人不大不小可否之間以哲學
養大體所謂見其大則心泰也以科學養小體所謂吾非斯人之與而誰與
也

人之長短賦之自天爲學者所以成其長而矯其短也惟短之不能矯者則
莫如避之蓋藏拙之法即自全之法也

遇不可忍之人惟有避之看來避字更妙於忍字粧聾賣啞不如不見不聞
也

恥莫大於爲人所不校孟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於禽獸有何難焉魯句踐

與荊卿博爭道魯句踐叱之荊卿默而逃之魯句踐既聞荊卿之刺秦王曰
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觀於魯句踐之知恥知
其非常人也君子處人處己貴有分別人不與我校可恥我不與人校除橫
逆外亦全人之道也

余自戊戌伊始妄有救世之心繼而憤世繼而厭世又繼而玩世語曰不夷
不惠可否之間余近由隘而入於不恭矣噫人之立身寧狂甯狷切勿作鄉
愿鄉愿者固於流俗也中庸者固於聖賢也究則爲聖賢不得終歸於流俗
而已而且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且有以鄉愿冒狂者矣豈不哀哉

生平慕辛稼軒龔定奄魏默深之爲人以其真也後世不乏才士而才爲學
屈學者僞也愈學而真愈泯斯世亦無以收其用人之有才如金木然金白

有金之用木自有木之用金而學木木而學金所以勞而無功苦而成柱
富貴中俗功名中夸學問中僞道德中迂正當於風塵中求知己耳

吾生平無他長惟我有我見不論是非總不隨人耳而所以勞勞無成者有
識無膽也故終不免爲俗人毀譽所累然胸中涇渭固自昭然

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長別以當新婚生人之樂無間貧富貴賤會心處
不在遠善求樂者俯仰即是

狂歌可以代哭醕酒婦人可以充隱世道如此自非自爲排遣更向何處求
活

文章憎命達故才子多窮又古來紅顏女子亦無不憎命者故湯卿謀三副
眼淚一哭天下不可爲一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哭從古淪落不偶佳人終日

眼淚盈盈如水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余五年以前曾欲附志士之末五
年以來則久作愁人噫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
所無如何甑破不顧麻亂則斬海闊天空何自踟躕吾過矣吾過矣

世宙直莽蕩耳自非和光同塵將何處叫苦噫王仲宣好驢鳴如此就好處
世試聽小言詹詹大言炎炎其異於驢鳴者幾何橫盡四海豎盡萬年世本
如此將誰與歸既非能逃又何足罵罵世者如此玩世者如此厭世者亦如
此不罵不玩不厭亦只如此知其如此尙何足怪萬物一體驢亦可愛孔子
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鳥獸不可與同羣其言尙隔一膜

學問道德寄於賢俊不寄於芸生自變法以後中國之學問衰矣然衰於學
堂之學生而擴於校外之文士蓋借徑於西學而中學得以會其通發皇光

大非復執一廢百之見也

佛家不二法門不可思議不可思議者張子所謂一而神兩而化者也凡道之見極者皆是一是二非一非二故曰不可思議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非既有一陰再有一陽以配之天之道固即陰即陽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非既有一柔再有一剛以補之地之道固即柔即剛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非既有一仁再有一義以劑之入之道固即仁即義也又如子溫而厲非倏見爲溫倏見爲厲子固溫而厲也威而不猛非倏見爲威倏見爲猛子固威而不猛也恭而安非倏見爲恭倏見爲安子固恭而安也見極者絕對也非絕對也其中固面面俱包也否則必有對待矣對待者立於一面者也

聖賢仙佛是二是一立地便成身自聖賢心自仙佛仙佛者何此心超然者

是已且惟聖賢乃可仙佛欲淨其心先治其身孟子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此從修身得來然到此身無辱自能此心無累不然小體不養何問大體如今日道士和尚所爲身先不葆奚貴脫化身之本在心心之宅在身大抵聖賢仙佛皆以求樂此身生活即此心生活若枯坐待化先已心死身死隨之反不如流俗之有一日之享用也

香祖筆記輟耕錄言或題畫曰特健藥不喻其義余因思昔人如秦少游觀鰲川圖而愈疾而黃大癡曹雲田沈石田文衡山輩皆工畫皆享大年人謂是烟霞供養則特健藥之名不亦宜乎以上皆香祖筆記語余最喜烟霞供養四字以爲比之肉食者鄙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竊意烟霞供養固佳尙不若詩書供養之尤妙也近世經師文士多大壽如隨園曲園沈文愨梁山舟

其尤者也現世王湘綺先生年已八十讀其文卜其福壽之長也去多在京在東寅先生處談及王湘綺東師曰其胸中洗滌淨盡無一渣滓爲之健美不置余稟賦孱弱頗思頤養之法不在世味而在道味故時以詩書自隨冀得襟韻或亦養生之一助乎

曾文正聖哲畫像記三十二人而其家訓稱生平最喜讀之書不過八種莊子史記漢書韓文文選通鑑古文辭類纂及十八家詩鈔余喜曾公之學而自慚材薄凡所喜者亦無不喜之實不能亦徧讀之今擇而取之只四種耳莊子韓文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蓋經史百家雜鈔者皆就其所喜數種中而提要鉤元者也讀此一種可代數種得力同而用力省其書雖亦原本古文辭類纂而義法更備識力更偉

讀書之法不外昌黎提要鉤元二語爲學最忌夸大凡泛鶩者皆夸心也即如史記一書人共宗之然其自出機杼結撰者不過十之四耳其他則或點綴舊籍成之耳就其美者不外精華錄所錄及曾文正公雜鈔中所收其他則一涉獵置之可也

鄭板橋與弟書論讀書之法不尙博記實爲見到之言非欺人也史記精華錄一書張文襄書目答問羣書讀本中收之余生平最喜之而或者以坊行賤之多不題及蓋夸之中人深矣

孟子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心之與義理亦如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凡書之不存義理者雖濃亦淡書之有合義理者雖淡愈雋

凡讀書果致其功力則書亦爲之變相非變相也蓋漸得其真相也初見之相皆似也吾初窺石菴書法以爲樸拙今則見其巧婉初讀東坡詩以爲汗漫今則見其清豁初誦昌黎文以爲奇崛今在見其巧圓初覽湘綺樓文以爲適鍊今則見其自然正如唐太宗之論魏徵嫵媚非與之習不得其真也

吳擘甫先生言六經而外只得七種好書能讀其一即爲通人兼之者必開氣之才七種外讀之亦無甚益不讀亦不足恥此仍曾文正之言也能拙一井即飲之不盡不然徧地跑坑不碍渴死余向來博嗜而功淺終年皇皇仍無心得此後當割愛一切俾心有主而乃可望有成七種者莊子史記漢書說文文選通鑑韓文

讀書如吃藥然以得對病爲宜余心編促瑣累故歷年以莊子陶蘇白陸諸詩文藥之然近來日就頹唐又須有別藥以醫之則顏氏學記是已顏氏以實行爲主常讀之令人思奮

讀書如交友久而與化不審其選則玩物喪志比之狎娼比童尤甚

書如烟海皆有可取余生平病在愛好太多所以一無所成又心亂神勞此後務以割愛者專愛非日期於有成也亦省事之一法

實則書除六經諸巨子外雖讀亦無大益與其博而淺何如專而深乎且亦何足爲博也君子爲學以爲己也不爲人爲身心也不爲塵務

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着我子絕四終以無我爲自私者貶也然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無我之思可無我之真則

庸矣

讀書如學算整學亂使又如蜂之釀蜜見蜜不見花但泥形跡皆下乘也袁簡齋詩有曰昔有王家郎好學華子魚惟其常相似所以遠不如又曰孟學孔子孔學周公三人文章頗不相同知其解者可以悟道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斯言也包括萬事

天下無絕對之道理凡道理皆以執兩而用中爲妙執一而過未有不弊者也

讀書作人之法不外孟子所云必有事焉及行所無事二語二語合乃無弊無所事則無所成然非行所無事則拖泥帶水到處爲災矣

養心莫善於寡慮寡慮莫善於了事一了則無慮而心清矣嗣後凡一事到

即必了之有必不可了者即以不了了之

蘇子曰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前二語出世法也後二語入世法也心自出世身自入世相行不悖也

方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志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此論是人情亦是哲禮一人之感興如是萬物之運化莫不如是蘇子由更爲言簡意賅曰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倦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然則人生世間宜作何遣惟東坡語分析包括赤壁賦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

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不悟此理而貪苦乃日夢矣
古來成大名之倫必各有其功苦而後得之凡使人一望而知其美者淺也
其治之者先有其功苦而後乃知其美凡一望而輒褒貶者非妄則愚也
運命限人聖賢豪傑不能爭也李康運命論所爲作也竊爲運命不獨人生
有之即死後之是非一書之傳否皆如白雲在天蒼狗變幻殊非有一確乎
不可移者在也大抵運命爲主而芸芸擾擾奔走駸汗以從之耳其初出於
一人之口而徒黨百諾或暫興一世或常在千年達人觀之曾不足芥蒂也
如春秋三傳公羊與於漢世至魏晉而左傳代興直至近世常州學派又黜
左傳而與公羊變法之人即借其義以鼓人心而起國廢今又有力主左傳
者起方將拔趙幟而立漢幟耳大抵今文古文二獄不休致此紛紜嗚呼孰

與指九天而爲正乎又如揚子雲一文士之雄耳而尊之者以爲參聖自漢
至北宋無敢有議之者至宋晦翁詈爲莽大夫而運命大倒亦直至今世漢
學盛宋學衰始敢有畧爲訟直者曾文正好揚氏之文章故今日學者益多
昌言稱道之矣孔子吾國大聖二千餘年不惟不敢毀亦並不敢譽蓋蕩蕩
乎民無能名矣而十年以來新說起遂蚍有蟬撼大樹矣究之是耶非耶運
命而已有一人之運有一世之運合則興乖則替曾文正曰世道人心所以
不滅者固自有在即程朱陸王異同邪正之辨論且不足立而况他乎偉哉
其見

吾觀自古能不欺己心不隨人轉者二千年中直三數人耳唐有劉子元作
史通其惑經篇即近世惑疑派之開山也宋有陸象山明有陳白沙王陽明

而李卓吾更爲敢於做人說話吾郡馬平泉曰李卓吾自是奇男兒近世黃黎洲益恣肆其立義皆獨立天表不受束縛者若今人之自由論則拾人唾餘而不知其義之不足立也何足算哉何足道哉

文章千古事言者心之聲也古今賢人讀其書如見其人如待後世之史則殆矣向者李文忠被謗滿天下吳肇甫語其公子曰師相之心事淺者不知卽後世之史亦不能得英雄深處凡師相多年心事具見於海軍函稿及朋僚函稿吾兄當極將此二書刊行則謗自雪而心共白矣此言極爲有見如杜子美之爲人敦厚忠愛讀其詩不可掩也而舊唐書新唐書之傳則漠不類其爲人向非其詩在則人且疑杜子美爲輕狂矣更加孟子亦以其書在也如但讀史記孟子列傳則數語寥寥無從仰其爲大賢也以此推之孔子

世家雖司馬特識而後世之尊孔子初不以讀世家也史公尙不可恃何論其他以前無忌諱之朝尙不可恃何論官定之書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之有傳卽人之不沫也惟人之不以文章見者則不得不賴於史矣然亦難言之矣韓文公爲平淮西碑可謂煌煌大作而溷李愬於旅將之中然在其所志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固亦未足多也曲園先生於隨筆中曾記一條科名與文章各爲一事科名與祿位又各爲一事文章之善不與傳不傳又各爲一事信乎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人生何處不有命也知有命則僥倖之心不須生而怨尤之氣不足消矣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孟子推進德之極以盡性致命爲歸而亦曰君子不爲命也不爲命所以立身俟命所以與世夫固各有當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也性與天道者易也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固非可妄言也吾讀張子正蒙而歎其精深博大足與易相發也朱子橫渠先生像贊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臬比一變至道易之理與佛老相似者也張子既深佛老取精棄粕所以獨絕千古他人競言闢佛老實則未得佛老之精亦烏得知佛老之粕適爲佛老笑而已吾素不讀禪而以爲所見無非禪者易也中庸也老也蘇子之文與詩及泰西之哲學也皆灑然具有禪味

佛之道悲智雙修但言虛明則空華不足恃也

平泉先生書甚佩李卓吾稱爲奇男兒吾讀溫陵書乃鉢心劇腸之言絕無一語徇人昧己者是真自發其良知認得者余擇其尤悚切者錄爲一冊蓋自莊子而後一人而已莊子書歷二千年後無能察者何論溫陵不及三百年尙在賤目之世數中誰能破世論一訟直乎

樸麗子一書係平泉先生着力之作惜原稿不存上年王涓春刻於大梁經鞏邑孫子中削定令人有莫窺全豹之憾又聞其板已有漫滅者安得覓其全卷付之石印俾人知吾豫之學者竟有如此之通且大也

生平喜稱說胡文忠公所謂高山仰止景行之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爲之執鞭所欣慕焉曾文正公論之曰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旨哉言乎余於下二語亦敬師其意天下之理大小一貫出處雖異均不能不處事處人自非屈己調停則觸處棘手矣

曾文正以上智之姿而用困勉之功以奇傑之抱而持中庸之道吾戲語友人曰天生曾侯爲儒家重聲價也又曰如曾侯其人者非大朝代造不出如漢之諸葛公唐之郭公宋之韓范司馬明之王文成是也然以曾侯與彼諸君子比尤爲過之彼諸君子者其體甚大其用未盡也時命爲之也

曾文正與李眉生書曰申夫所刻之聰訓齋語與吳漕帥所刻之庭訓格言不特可以進德可以居業亦并可以惜福可以養身邵病余謂曾文正家書家訓亦正可以進德居業惜福養身邵病也宜時時體閱

在俶黼同年處見有曾文正手札石刻爲李希菴家藏本此本於他處未見相與論曾文正軍事旁午而書法工整想見非常之人其精血多人數斗也近日新僮開口即罵曾文正彼於公之生平一無所見而爲此嘵嘵蚍蜉撼

大樹可笑不自量

報載俞蔭甫先生卒近世經學文學多享大壽蓋此等人秉氣異人而又有道德詩書以澤之所以年既老而不衰也竊謂天地間可尙者四富貴功名文章道德苟得其一皆足以傾倒人非徒阿堵纍纍之爲人涎也俞氏之學遠紹乾嘉間諸老在近來則靈光歸存自今以始問尙有學俞氏之學者乎噫

頃評曲園先生古書疑義舉例批郢導窾同條共貫

天下無難處之事而有難處之人除忍讓二字更無可以瓦全之道忍之一刻快之百年讓之一時安之數世不然則小釁一開釀成大釁古來亡國敗家當其始皆石火涓流也是以君子慎之

張公藝九世同居其法不外忍字竊謂不獨處家宜然凡處人處世惟有一忍能了百氣人世間萬分橫逆之人最不可與作緣一與理論即與作緣矣此如撩亂絲如搽汚油但使能忍則彼有百般本領都用不着俗云不理利害忍之即不理之也

三必自反兩如之何老生常談聖賢莫外能此二語到處坦途知其無奈何而安之若命不然終無可奈何而已矣

莊子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處事要諦不安之又將奈何才大福大量亦大才小量小福亦小才大者遇難處之事難處之人皆無足為難處人皆拮据彼自優游才小者事本平常人尙不知而彼驢踢馬跳鬧箇不了彼其胸中尙有一毫樂處乎彼雖有樂能幾時耶彼日苦惱雖日食

萬錢不爲福也諺曰平安即是福本平安而故使不平安彼何福之有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苦言樂也甘言疾也吾愛人不求其感可也要亦必求其知今以德則不願以姑息則願以苦言則不受以甘言則受此亦極難處之事也以道理如此以人情如彼將循道理必違人情將循人情必違道理雖然道理在永久人情只目前二者宜何擇乎君子和而不同俗人乃以同而和此則以水濟水戴胥及溺耳和之爲利最大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信不誣也且天下安得全才而用之天下亦安得絕無可用之才才生於和和則彼此著其長而掩其短而遂亦無短之可見則長見矣長見即才矣不和則互掩其長而互著其短而各以動輒得短幾乎無長矣有長不見安有才哉余頗識此義而不能使不和者和可愧也

凡事必以正大光明出之必以至誠無妄出之即令有誤亦可以自明若徒貪一時之小利而以詭道相勝事後未有不敗者即不敗而利去悔生亦何以自安乎人之貴乎有才者貴有才可以爲道也若以才而徒爲詭計則徒爲人害耳何貴乎



道日錄 卷二

弟鳳林
男維城 校刊

一四

河南商務印刷所承印

遣日錄初編第三卷

禹縣王琴林槐三著

同邑陳嘉桓肇卿編

經學

我夫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其爲經則如有題無文後人將何據以爲勸懲乎然遙遙千載蔑有論及者至唐劉子元作惑經篇子元極嗜左傳特作申左篇而於經不能無惑至王荊公乃一奮憤詆爲斷爛朝報用此得罪名教是皆求其故而未得者甚或以爲春秋左傳同出一手如綱目以傳在經文之左故曰左傳可謂新奇近年講春秋者率重左傳以左氏與孔子同觀書於周經傳之作自是二人分功合治總之經者義也傳者事也無事何以見義吾意春秋爲魯之舊史與晉之乘楚之檮杌同一事跡彪炳惟其

義無人標示故讀之漫漫不足發人深省孔子因之以作春秋然其事既昭在人不必自我作古而其義則比事屬辭發凡起例示之褒貶故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向使事不彰史不存何所據以起義而屬辭比事又作何解三傳之作蓋各有旨公羊穀梁尙及見魯史之舊尙以義爲隱故特就義爲發明左氏旣嫻掌故或者魯史之舊或蔓或缺與春秋之義不甚符合故以事爲據使與經比自左氏之事著而舊史刪削或不足復存天然淘汰又經秦火後世遂無問之者與晉乘楚檮杌同歸澌滅幸左傳所紀不止魯事而二百四十年之人文並傳不朽偉哉其盛業矣乎六經皆史也史者事也事不同而義則同六經盡之矣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者經之通義也而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

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凡此者經之事跡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我神州爲國以禮禮記一書富哉言乎所因所損益皆不外禮因者其大同之義損益者其制宜之目必求其事以實之則繁矣集注求之禮外所以失也

禮記一書精深博大其所採集實兼古今百家無所不包自小儒讀之則通者滯之大者小之而義晦矣孔子一生志願莫過於大道之行一節惜乎所遭不時故不得假手以成其盛其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某有志而未逮也曷勝慨然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小康之道亦其志也後人但狃於小康之說徵諸孔子平昔所言大率從同遂以大同之道爲非孔子之言不到今日不知聖人之所見大也王船山豪傑之士乃亦見不及此其於禮記章句大同二節中心刺謬不其隘乎作事有階聖人亦不得躡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如此則荒矣時運者學問之母也諒哉

觀元宵節男婦擁累於禮俗未免有玷然小民終歲勤勞不獲一夕之安藉此年節相聚而嘻精神一新得以不疲子貢觀蜡曰一國之人皆如狂賜未知其然也夫子斥之以爲非賜所知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所以體民者至矣而後儒猶尙疑之以爲非夫子言小哉其見矣

哲學異於科學者科學就一事一物而析之爲具體的哲學合萬事萬物而挾之爲抽象的國學可爲科學者不可多得至哲學則奧義絡繹任人尋取大易一書其大也此外則老莊爲尤中庸所載向多未晰其諦略志如左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

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節可謂精深博大矣惜吾國空有其理而未實致其功徵諸西人物質之學其作用已可概見自今以後其所謂發輝光大者當更不可思議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節與上節異致同歸無間政治學問皆不外此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達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以上所言皆天演至精至大之道與範圍天地之道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大恒略同今西學所謂不生不滅何非至誠無息乎其間日演日變所謂燦爛世界者如翕以閭質闢以出力皆不息之神用也而其由渾之畫則久徵悠遠博厚所成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小儒不知此義不合於心則藉口聖道以排之彼何嘗識聖道識聖道則必讀中庸此二語豈得滑過

幽詩我徂東山篇向皆解爲周公征曷蔡作然金滕明言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今此詩所言自我不見於今三年何得牽合惟崔東壁解爲周公伐奄以証孟子所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奄大國也紂既誅而奄不附故伐之又明孟子句讀爲周公相武王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句可謂水解的破今若從時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句三年討其君句則三年討其君字將指紂乎則與武成斷乎不合誅紂伐奄連讀則下句所指自不得遺紂而主奄齟齬百端無從索解嗚呼古人之書亂於篤古者不

敢攷辨所以愈尊而愈晦也得崔先生而三代前一切事實條分縷晰矣偉哉其識

論語之用謂字有二有憑空發論者有對人告語者其謂字下無曰字者皆自爲論也其謂字下有曰字者皆與人對語也如孔子謂季氏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子謂子賤等皆背地論人也如子謂顏淵曰子謂仲弓曰等皆對人面語也宋人解仲弓章謂仲弓父賤而行惡夫子以犁牛譬之無論所據失實亦不達論語句例矣朱子於仲弓章注有曰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附會圓成殊欠通曉

語世界諸法則孟子之書賢於孔子遠矣今之立憲無慮以民參國事耳孔子之道主於愛民而不許民之主政也鄉黨一篇其事君盡禮具見而其爲

民者無有也其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惡居下流而誦上者皆後世所據以爲淫昏之護符也至孟子七篇則無一不言民無一不以民爲重至於君臣之義則除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外鮮有聞者孟子之闕楊墨是其陰象其告齊宣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又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又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又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凡此等學說皆力懲時君之弊而欲大行改革者也

其於民也則曰民爲貴歷告齊梁滕諸君皆諄諄以保民爲第一要義非直

曰愛之而已也必凡事與之同焉好樂與百姓同之好面與百姓同之好貨與百姓同之好色與百姓同之好勇以安民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至於立法行政亦無事不與民同也用賢而極之國人皆曰賢去不可而極之國人皆曰不可殺人而極之國人皆曰可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今民主之選舉權定之民而孟子早已及此萬章問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孰與之天與之天即民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舜之立也一視乎訟獄者謳歌者而後定至禹至啓亦率此道其發明立君公義實諸子百家所未曾聞偉哉其識瞻言百里矣

至孟子之道德則後世王陽明之所從出也性善良知非由外鑠而充之以不忍心行不忍政凡其道德皆以爲民也與宋人專以潔已爲高者不侔矣其宗教則稱天而治凡後世佛耶不能外也佛之言曰佛即衆生耶之言曰耶蘇即上帝耶蘇即上帝也今孟子曰樂天曰畏天而天以民徵即民即天即天即民其義仍在奠民蓋中國自昔重天天子雖無責任而對天則有責任今以民爲天則間接而爲有責任政府不待言矣

其實利主義則力主實業農桑樹畜

其教育主義則陶冶國民人倫明小民親其於化民成俗三致意焉

其定於一之說則近來聯邦政治所默用也日本變法之首先削封建歸天皇此爲立治先着不如此不能施其政教也而或者以孟子定一之說不識列國競爭進化之理可謂惑矣今中國幸而漢滿回蒙藏統戴一政府有賢

豪爲治因而用之易也不然則日本之轍恐不可不蹈矣蓋禹域之內號爲神州宜合不宜分也分則瓜剖不足敵外矣

其心理學則平旦清明根心生色不愧不忤天爵良貴太上人格梭柏諸賢對有愧色

其自負之重則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伊尹之任默以自許其自爲立傳則養氣一章彭更一章景春一章不素餐一章說大人一章千載下猶凜凜有生氣焉掃去權利專標仁義尤爲絕世格律宋慳以利爲號而極斥爲不可今權利之唱不三數年而民德蕩盡可勝怪哉

其論理學則內籀外籀一以貫之天演之奧無以易之仁則榮不仁則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人毀後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諸凡斷定皆確不可易

至其惡言戰善交鄰尤與吾國時局病藥相合正宜引用

其班爵祿一章顧亭林氏所釋最的是國法學之基礎也井田一法是社會主義之夢想其在太平世之驗今日未許漫證也

顧氏曰知錄周室班爵祿條曰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

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祿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蓋孟子一書無章不與今日新理相發明昔朱子曾有孟要曾文正嘗搜集之爲之撮其篇旨吾欲仿其式以証新學懶惰未及下手也

王氏經傳釋詞及馬氏文通二書以之字爲代名詞亦爲語助詞吾悟其分別凡用於句末者皆代名詞如學而時習之王見之而衆星共之代名詞者皆代其上文已有之字而爲其簡便也用於句中者取以足句使之調順如大學之道等不過如俗語中之的字哩字耳頃讀崔東壁遺書其講孟子末章見而知之聞而知之等之字蓋指堯舜文王非指道也道統之說起於有宋古無此見上文旣無道字則代名詞何指乎必指堯舜文王乃與字例恰合

吾國道德惟仁最重論語爲聖人教學之本其師弟惟日孳者只一仁字仁

之一義所包者富不止一愛人之解試觀聖門中鮮不問仁者顏淵仲弓司馬牛各自問仁至樊遲則問者凡三一答以先難而後獲一答以愛人一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若仁止一義則聖人立教大旨豈容高足尙不曉者更何煩學者一人屢問教者亦屢答遞異乎即聖門泛論人物亦動以仁不仁爲衡如孟武伯之問子路冉求公西華子張之問令尹子文陳文子夫子之論回三月不違門人日月至焉而夫子之自許亦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足徵仁字之在當日自成一最廣義之佳名詞其修品立德全視乎此而中庸申其義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尙傳其義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論語間以仁義對稱至孟子則仁義禮智號爲四端而章首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尙專以仁爲綱可知仁字當初有狹義而先河後海則廣義

仍是由狹義而出仁之實事親是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今人不求其本而動稱愛人極量非愚則妄也

聖人言語淺味之則淺深味之則深近於處人間頗有體會始悟夫子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之言非徒作無聊語正全人了事妙用其母意母必毋固毋我同一機軸近來名詞有消極積極之分其實消極積極乃一而神兩而化也有時消極積極顯分有時消極積極渾合且有非消極不能積極者消極即爲積極者在有心人善會之耳

近世古文尙書之僞大明吳肇甫著尙書直爲刪去然尙書之僞不自近世始有疑之也李漢曰於書禮致其疑即禮經解書失之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則書之僞自古而疑之豈惟古文十六

篇哉恐二十八篇中亦有不足恃者吾意誓誥之難解此對語民中多當時方言及伏生傳之年老口蹇亦不無以方言入之若其脫錯之處則更不能免焉今人雖百方解之不能盡得不如闕疑之爲坦也

六經之爲書包括富有儒家不得而專之儒者九流之一漢書藝文志六經而外別標儒家明六經非儒所專也六經者先王治教之總匯分之則一經足以興國故禮記經解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云云合之則六經相需爲用故蘇明允六經論先王之慮事也蓋詳書春秋之爲勸誡尙已而有禮以定生死有易以神不測有樂以鼓人心有詩以裕人情揆先王教化之精意誠非近今富強之粗跡所可彷彿萬一也六經皆原於王者王者不作君師分途孔子述而不作以明萬世源遠未分三

教不能外諸子不能異也淵乎微乎非好學深思惡能與於此

近世學者以古文今文爲一大公案苦辨不休結黨尋仇其實此事亦數言可了毫無關要諸經在初皆古文漢後皆變爲今文今文仍翻古文非創作也不過書禁開後誦誦有遲早耳太史公十年即誦古文是今文盛行之時古文未嘗絕也史記中如三代之事率用今文之尙書而如舜本紀八元八愷吳世家季札觀樂率用古文之左傳則古文今文並傳於世可見也畧舉一二爲証不可枚舉不過古文未立學官士子誦習者或不如今文得利祿之多耳劉子駿讓太常博士凡於古文未立學官者不勝慷慨究亦多事過慮也且自來學術之真傳不在流俗之共習而在真儒之孤抱又或以利祿之見汚先聖之心跡天下事惟知希者爲貴粥粥附和適爲褻耳褻則玩玩

則不敬彼才智之士以俗習共之不足標異必別求勝之於他書則傳如不傳且安有高深之理而可人人共曉哉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天質所限不可強也古人所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也自非其人道不虛行以聖賢之經典禳之五都之市是貨之也君子不貴也

今人以宗教主於神故疑孔子不語神不得爲教主夫孔子不語者神之妄也而其所常語者神之真也神之真者何則大易是已有易之奧而道以神而人心得以極深而研幾比之外教所云生死三世者更爲微妙惜乎淺識不足以識之

易列六經雖本儒家而每通道家易之名義鮮識其原近來吳肇甫定爲占卜之名引據雖多亦無理解謹案列子天瑞篇有太易之名太易者未見氣

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乃復變爲一云云其義包孕深廣與易有太極實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陰陽大指相發總之易者言包涵萬有也吾意周易之名易即列子太易之易書此待質有道

論語云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左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久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夫言豈一端而已固各有所當也然總不如尙書僞古文所云罔違道以千百姓之譽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二語執兩用中之道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最可嘆者十六字之心傳宋人據爲不傳之道統今乃係晉人僞作豈非大嘆

中庸由禮記取配語孟人謂爲宋人特識謹案中庸本自爲書經漢雜入禮記耳漢書藝文志凡禮十三家內中庸說二篇是中庸獨行不自於宋也又近讀中庸覺其深邃廣大亦哲學也向遵程子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竊意此說自合而解尙有未盡但謂不偏無過不及耳不易爲庸庸常也其解常謂平常耳中庸本書言中者執其兩端用其中此即不偏也而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吾意必合此二意以釋中字之義乃全庸字見於本書者庸德庸行是已而庸字之義亦未盡莊子齊物論唯達者能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中庸之庸正與莊子所云之庸相合然非深會哲學之理終不悟也

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中庸曰誠則明矣然則誠之爲道尙已誠

則貫徹一切不獨一事爲要而聖賢所以課身與所以課人者正有辨也聖賢無所往而不誠若常人之情則有誠有不誠凡其誠者乃其私也所謂心誠求者必其私也私則誠則明與公生明之理相悖而實相濟事有要之以公者亦有要之以私者如生計一端則爲人謀之斷不如人自爲謀之切而當也近來多言化私爲公要是門面語吾則謂國家之務正有宜化公爲私者此其間煞費分別也其妙在分之各爲其私合之仍不害於公達乎此而事乃理矣



弟鳳林
男維城 校刊

遺日錄 卷三

河南商務印刷所承印

此書之要... 凡其誠者乃其私也所謂心誠求者必其私也私則誠則明與公生明之理相悖而實相濟事有要之以公者亦有要之以私者如生計一端則爲人謀之斷不如人自爲謀之切而當也近來多言化私爲公要是門面語吾則謂國家之務正有宜化公爲私者此其間煞費分別也其妙在分之各爲其私合之仍不害於公達乎此而事乃理矣

4本
150

